

# 城外的雪

张猛

无论冬天还是春天,如果想见纯粹的雪,就要花些时间走到城外。去看看河上的雪,荒野的雪,乡村的雪……

走在河上,却看不见河在哪儿。眼前只有白茫茫一片,像路,像广场,像峡谷,像大地……无声无息,远得没有尽头,好像全世界的雪都落到这里。

河两边是密不透风的芦苇,千百年就这样站着,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,似乎从来没有老。无边无际的黄,无边无际的白,看久了就觉得单调。好在岸边还有野树,陡然升高,深色深灰,一目了然,随着河堤起伏伏。

在城外随心所欲地走,原本无法抵达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。任何一片沙洲,任何一座孤岛,对岸,桥下,曾经站在岸边无数次眺望的黝黑的河中枯树,以及伫立在石头堆上火红的三角航标,甚至遥远的河口……都一览无余站在我对面。我不得不感叹,冬天——是没有隐私的季节。时空于此突然出现一个巨大转弯,并上升到哲学。

某年冬天,骑自行车一直走到呼兰河和松花江交汇处。从长长的河口大桥下穿过,一个个巨大桥墩擎天撼地,次第排开,北边是呼兰,南岸是省城。过去的一刹那,好像完成一个壮举。

站在呼兰河口,四周莽莽苍苍,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雪,仿佛来到另一个星球。那一刻,突然感到自己无比渺小,所有是非名利都无边渺小,

甚至不值一提。如果不是突然响起的一声冰裂,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站在哪里。

沿着大江大河走向远方,就拥有了全世界的雪。

荒野是草木天下。苇草浩浩荡荡,雪隐藏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鱼池,水泊,呼兰河故道,在荒草中切割出一块块天地,让人不觉得憋闷。

一个又一个冬天,我在荒野上跋涉,去探寻大地的秘密,一棵树,一个鸟窝,一条小路,以及一些平时看不见的神秘动物的足迹……都在雪上一一浮现,等我到来。

冬天的树,简洁,舒朗,一派天真。如果幸运,偶尔会遇到树枝上高悬的口袋状的鸟窝,顶部有洞口,绵密坚固,十分精致。鸟窝挂在那里,好像结出的果子。走近了,里面没鸟,是废弃的巢,想想那筑巢的小鸟,也同样精致小巧吧?

巨人般的电线塔矗立在芦苇丛中,有些格格不入。老鹰偶尔落在上面,俯瞰大地,它们是荒野猎人。

某个夜晚,从呼兰河向北穿越一片铺天盖地的苇草,根本没有路。一条古老的水渠出现在眼前,两边是高大的白杨,沿水渠向前走,星空之下,荒草之中,我好似那个探访秘境的武陵渔人。走着走着,忽然闪出一条雪白的路来,笔直、宽阔、陌生。顺着这条明晃晃的路,一直走到南窑村,豁然开朗。那是一个因为动迁而消逝的村庄,穿过空荡荡的旧址,就是横



亘东西通向我的河堤。

飘雪的时候,村庄就不是原来的村庄了。

一切都掩盖,变得圣洁起来,仿佛突然有了灵魂。村庄的雪被最大限度得以保留,园子里,大道上,田野中,雪一层一层叠加,伸展,像岩石的纹理,像树木的年轮,缓慢沉积,笃定生长。

在乡村,家家户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扫雪。争先恐后地扫,好像谁扫慢了谁就不勤快,谁就不是过日子人。大扫帚“刷刷”漫过,每一下缓慢而有力。扫完雪进屋吃饭,炕烧得滚烫,炉子里的火苗呼噜呼噜。

春节回村家窝棚,又见到乡村的雪。四野皆白,坦荡如砥,无边无际,覆盖着所有陈年旧梦。黄豆地的烟棚,谷子地的“黑幽幽”,树林边曾经欢天喜地堆砌而成的雪房子,以及我

那条叫“黑箭”的大狗,在细长的乡间土路跟着“四轮子”(小拖拉机)狂奔的身影……仿佛一切都苏醒过来,模糊又清晰,清晰又模糊,如梦如幻。

我在努力寻找那些逝去的事物。一口深不可测的井,一排遮蔽童年天空的树林,一座我永远也走不出去的老房子……依靠它们,我就能找到那个失去的自己。

可是,我找不到了。只有覆盖一切的雪还是千百年的模样,从来没有改变。

一场又一场雪落下来,好像都落到城外。在天地之间留白,无比巨大,又无比深远,将平庸化为神奇,把熟悉变成陌生。

城外的雪是纯粹的雪。自由,古老,宏大,充满野性。

在城外,我们走不出任何一场自由自在的雪。

## 抢年画

杨贵强

之所以把买年画说成抢年画是有原因的。一个是那个年代物质比较匮乏,尤其好的年画少,你如果不抢可能中意的那幅年画就被别人抢走了贴在别人家墙上。第二个原因是说明那个年代大人小孩对年画的超级喜爱,每天回到家看到墙上贴着自己喜欢的年画,自然一年都有个好心情。那个年月,平淡的日子里就是藏着人们这些简单和淳朴,日子才过得如此温情有奔头。

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每年一进入腊月,林场唯一一家国营商店就开始热闹起来,不到二百平方米的营业室每天都被买东西、看热闹的挤得满满的,许多小孩子更是一整天都猴猴儿在那里。尤其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年画这些商品一摆上柜台,小小的营业室更是人满

为患。

那个年代家家户户住的基本都是板夹泥房子。整个房子被简单的隔断成里外两个屋,里屋住人兼做吃饭的餐厅,外屋做饭冬天还兼做放置鸡架的地方。那个年月整个林场靠柴油发电机组供电,时断时续,更多的时候要靠点煤油灯照明。一年下来,里屋的棚顶和墙而被烟熏火燎得破旧不堪。山里的人们喜欢趁着过年把整个屋子彻彻底底打扫一番,也扫除掉一年的晦气;再用报纸或者大白纸把屋子上上下下糊一遍,即便全家大人小孩齐上阵也要忙上个两三天的时间,累得腰酸背痛脖子发硬,看到焕然一新新家,全家人依旧是兴高采烈的。年跟前儿再到商店买几幅自己喜欢的年画贴上,家里就甭提有多喜庆了。

每年林场商店都是集中一天卖年画,那一天也是最热闹的,商店里

四五个营业员一起上阵还忙得不可开交,汗流浹背的。店里提前在柜台上面拉起一道绳子,选出样画挂在上面,每个样画还都标好了序号,好方便大人小孩选出自己中意的那幅年画。

卖年画的那天一大早,早就知道消息的人们就把商店门口围个水泄不通。现在说起这事儿,很多没有经历过的都不会相信,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,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电视机是何物,甚至连电影一年也看不到几次。山里的日子一天天像白开水那样的平平淡淡,场子屁大点事很快就能从东头传到西头,有热闹大家当然都不会错过,更何况是大家都喜欢的年画呢!

家庭主妇们一般喜欢五谷丰登啊、鲤鱼跳龙门啊、大胖小子寓意好兆头之类的年画,男孩子大多喜欢印有解放军头像和打仗内容的年

画,女孩子自然喜欢花花草草和美女明星之类的年画;男人们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只要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喜欢的年画他都喜欢。其实家里人早已经盘算好了今年买几幅年画,贴在墙上什么地方,但是一挤进商店营业室一切就乱了套。很多自己相中的年画被别人捷足先登了,甚至连挂在绳子上的样画也被人家抢走了,抢到称心如意年画的人们自然兴高采烈。力气小的挤不上前,在人群后面急得直跺脚,最后没办法只得挑几幅别人抢剩下的年画,无精打采地往家走。

不管满不满意,回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粘起来,全家人都围着看贴得板不板正。等把买回来的年画都贴好了,再仔细端详一下,竟发现自己买回来的年画原来才是最好的那幅呢,越看越是欢喜,刚才还郁闷的心情早就烟消云散了……

### 征稿启事

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,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;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,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、诗词也可以投稿;本报设立《贺寿》栏目,家中老人寿辰,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,留作纪念!

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、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视频频道展示,那就快快参与吧! 投稿邮箱:shbxyy@163.com(注:本版《书画斋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,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大行号)



## 新春走基层

# 隧道装“地暖” 科技护航春运归途

### ——哈牡高铁“守隧人”的极寒坚守



山泉汨汨:「地暖」破冰

冬夜隧道:坚守四小时「天窗」

从1.0到2.0 石墨烯赋能「钢铁铠甲」

退休前最后一个春运 守护的是路也是心安

8日	日夜	晴	-12℃	西南风3-4级
9日	日夜	晴	-5℃	西南风2-3级
10日	日夜	晴	-7℃	西北风2-3级
		多云	-19℃	西南风2-3级

新闻 更亲 更近 更懂你

报料热线 4种报料方式

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